

徐幹中論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安傳氏雙鑑樓藏明刊本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絕學之後程學葉
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星斗矣編
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三十篇序而傳之何哉
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海內俗儒驚於曲
說黨權營利求其究觀道妙而不汙於世
者蓋寡矣偉長獨能恬淡體道不耽榮祿
遠巡濶世而玄就顯晦之節皭然不汙曾氏
讀其書而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刪訂青志
繡梓竣事兵憲據庭秦公謂曰青郡
文獻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能盡傳若
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役蓋稱焉文心雕
龍葩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曾子固所取也蓋壽諸梓以廣其傳
余曰唯々謹識之而刻于郡之資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書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
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
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
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
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
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
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
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
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
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墮其德至君之身
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括
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
識則教不再告未忘平學蓋已誦文數十
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
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疾一作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群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晏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

寡故令君州間之稱不早彰微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舉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帝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况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疚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

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

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闇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

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

命殞頰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蘊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

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遠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

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徐幹中論目錄

卷上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

治學

法象

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譏有序而無名

貴驗

虛道

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

脩本

貴言

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

藝紀

覈辨

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

智行

爵祿

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

卷下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歲書至治

考僞

譏交

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已

曆數

論夭壽

西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徐幹中論卷之上

四明薛晨子熙校正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實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纓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

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怠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衆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

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

時令而鑄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颉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

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璣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

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顚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驕也雖多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殷

化平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媠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閭鄰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籩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矧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因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

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享微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鶴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平用之則異矣或用平已或用平人用平已者謂之務本用平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然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警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適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適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勿來無咎其斯之謂與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

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平冠綾下繫平帶珮畫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母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平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平已然好爭平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

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垂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笄卯終乎鯉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

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宜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違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四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

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

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顚顚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虛罍歟罍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

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已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

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况拒之者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平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閨塾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美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

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
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
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
夙夜不忘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
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虞聖凡
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
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
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舉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
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
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
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
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
初之終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
爾諱諱聽之藐藐匪用為毅覆用為虧蓋

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
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
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
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
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
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
不同其毀謗之乎故語稱牧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
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
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
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
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
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

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滌纂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

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謌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閭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履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間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